

生成与指向：中国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思考

孙 科¹, 杨国庆²

(1. 北京教育学院 体育与艺术教育学院, 北京 100120;
2. 南京体育学院 运动与健康工程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14)

【摘 要】：竞技运动项目文化是体育文化建设的核心所在,是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关键,是中国体育发展的动力和引擎,事关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作用和功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多年以来,体育文化历史被体育界看作是无用之学,长期陷入“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境地,存在体育灵魂与体育“生命机体”没有同时发育、体育规划与体育文化建设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等诸多问题。为此,研究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建设,探讨运动项目文化的生成逻辑,揭示不同国家、地区对运动项目文化的不同认知和理解,明确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指向,提出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思路,应是体育文化高质量大发展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体育文化;运动项目文化;竞技体育;游戏;文化积淀;文化生成;文化建设;举国体制

【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19)01-0087-08

20 世纪中晚期,中国继承了世界各国宝贵的运动精神财富,将“体育”内化为国家、社会、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图腾”,视为时代的“风尚”、强国的“利器”、教育的“基石”、交流的“桥梁”。在这些文化符号形成的背后,中国竞技运动项目尤其是优势项目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运动项目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均强调了“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将体育文化上升为“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其“灵魂”与“根基”。规划把“运动项目文化建设”作为体育文化建设的抓手,提出了“加强运动项目文化建设,启动体育文化精品建设工程,推动有中国特色的体育项目走向世界”的口号。2015 年 11 月,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通知》指出:“促进以运动项目文化为核心的体育文化建设,提升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发挥体育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由此可见,中国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建设兹事体大,事关中国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

1 “建设”与“积淀”: 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的生成逻辑

文化是社会历史性发展的产物。姑且不论什么是文化、体育文化、竞技运动文化、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单从文化的生成和存在维度来看,就需要了解文化样态的形成机理。从国家政策之倡导出发,以“建设”为目标,兴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却不得不思辨文化生成之理路。卢元镇认为:“文化不是建设出来的,文化是积淀而来的。中华文明几千年,没有专门一个群体在建设,是社

收稿日期:2018-12-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8ATY003)。
作者简介:孙 科(1981-),男,山东淄博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足球改革文化、体育口述史。
通讯作者:杨国庆(1964-),男,江苏如东人,研究员,研究方向:竞技体育与管理、竞技运动文化。

会、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交互产生的。现在,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性,相应的机构并不能承担起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的重任。真正的文化是世代一点一点累积而来的,强加上去的文化是站不住的。”易剑东则认为:“文化是一个建构过程。个体是有主动精神的,在任何时候都不完全是盲动、被动的,一定阶段都会有相应部门的引导、调试。即便是过去时代,无专门机构来管理负责,人的意识合力也会构建文化。”

文化建设是发展文化各项事业活动,是政府文件惯用词,意在创建新文化事业,增加新的文化设施,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水平。文化是“建设”出来的吗?如果是不能建设出来的,上层为何如此关注精神文明的建设,尤其是人的价值观的塑造。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文化建设理路符合“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人与环境相互作用,通过“情景、协作、会话、意义建构”来学习。这个过程中,皮亚杰强调“同化与顺应”,维果茨基注重“个体历史发展论”,认为历史文化是人心理机能的中介结构,通过掌握语言和符号,实现内外环境、主客体间的“内化”。从“小文化”的角度来看,人掌握知识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即文化习得的过程。文化建设之于“人”是学习的过程,而之于国家政府而言,是“文化意识形态”体系建构过程。

文化是“积淀”出来的吗?“积淀”是李泽厚先生创设出来的:“要研究理性的东西怎样表现在感性中,社会的东西怎样表现在个体中,历史的东西怎样表现在心理中,后来我造了‘积淀’这个词。‘积淀’的意思,就是把社会的、理性的、历史的东西累积沉淀为一种个体的、感性的、直观的东西,它是通过自然的人化的过程来实现的。”^[1]按照李泽厚先生的理解,“积淀”是“自然人化”(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的中间环节,进而解释“美与美感”的本质,分为原始积淀、艺术积淀和生活积淀。积淀注重的是“文化心理层级”,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积淀与文化建设的指向相同,都是作用于“个体”的认知或审美,都是历史性在个体上的直观展现。

文化积淀强调的是“传播”与“融合”及“认同”的复杂“调和”,是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沉淀下来的,具有共同价值追求、相近的生活方式和稳定的民族心理模式。文化积淀的过程虽是汰劣留良、去粗取精的过程,也不免良莠不分、兰艾同焚。文化建设更注重的是“当代精神与价值”,带有较强的政策宣传性,意在取得国民“认同”,这样难免就会形成“文化张力”,造成不同思潮的博弈,产生不同的文化形态。

竞技运动项目文化更是如此。相同的竞赛形式,不同的组织管理,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表征,形成不同的运动项目文化。始于 1829 年的牛津剑桥划船比赛,已有近 190 年的历史。为什么就能形成传统延续下来?清华北大赛艇对抗赛却难以持续下来?甚至被新华社怒批为“教育某些方面过度功利主义的特殊样本”。

这就如同人的生长。我们可以把竞技运动项目的发展比作人的发育,有童年、青少年、中年、老年等不同阶段。如果不尊重自然规律,拔苗助长,就会产生恶果。哲学家卢梭认为:“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2]不可否认,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生出了太多早熟的果实,影响了中国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无论竞技运动项目文化是建设出来的,还是长期积淀出来的,其中的关键是人如何看待竞技运动项目文化:是功利性的畸形发展,是自然性的选择任其发展,还是采用改造和推广的策略。

从“建设”和“积淀”来认识文化生成,并没有触及运动项目文化生成的实质,尽管李泽厚的“积淀说”提出了感性表达的直观方式,对人切身体验运动有很强的启发意义。若从运动是游戏、人的运动行为的视角来看,我们更能洞悉运动文化的生成过程。从运动项目文化生成的逻辑来看,有两个理路:一是人因游戏而始,文化因游戏生:“文化形态均源自游戏,且以游戏的形态成长,与游戏不弃不离;文化与游戏的关系:游戏在先,文化居后;游戏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游戏的延伸与展开。”(程志理,2018)二是文化先于游戏,文化是人化。推演开来,就是什么样的文化塑

造出什么样的运动项目,什么样的运动项目文化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程志理观点意在阐释游戏的先验性,强调文化是游戏的衍生品,是游戏的意义生成,解决了运动文化的源起;笔者的思考意在解读游戏的后验性,强调文化是游戏的孵化器,考察的是运动文化传播。

很多人会将文化传播视作文化侵略,这是阶级斗争的观点。文化传播更注重的是适应性和改造性。一项运动能够扎根不同的地域,一定是运动项目的特质符合了各自国家、地区的社会需要,适合不同人种的“人性”,有些还夹杂了民族主义的思潮、殖民遗留下来的传统。不同国家可以选择适合本民族特性的运动项目,不同学校可以选择适合自我发展的特色运动项目,不同层次的人可以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这种选择就在于“运动项目文化特质”与“人性需要的契合”。如果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必要全盘接受西方的竞技运动文化,更没有必要“全项目参赛”,当然也不能丢弃、否定中国传统的运动项目文化。

2 “理解”与“偏差”: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的认知差异

自中国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为了跟西方列强一较高下,我们开始全盘接受西方的竞技运动文化,从规则、选材、训练到比赛,都是按照西方竞技运动项目的发展样式,目的是在同一个运动场域,按照统一的规则,来一决高下。这种竞争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国家意识形态的烙印,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甚至会成为国与国战争的“隐喻”。在博弈中,中国体育界采用了“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整合、聚集资源,保证了竞技运动项目的优先发展,实现了国家精神建构和社会人意识的整合。在竞技体育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争金夺银”“为国争光”,一切围绕“金牌”,来保证“奥运争光计划”的实施,进而实现中国竞技体育的超越式发展。而体育文化的功能与价值何在呢?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文件的理解,体育要塑造积极、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和大众人生观,体育还要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成为时代精神的倡导者和先行者。

“争金夺银”落实到“数量”,多是对竞技运动项目夺金点的考量,有抓手、有目标、有经费的大力支持,行动落实有体制支撑;“先进文化”落实到“口号”或“理念”,多是对体育价值与功能的定位,带有较强的公益精神,常常停留在文字层面。体育主管部门认为,与其倡导一种理念,不如多拿金牌,激发国人内心自信,进而实现体育引领时代精神的功能,内化为中国体育发展的追求。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夺冠,便是极好的案例。受此理路影响,获得金牌就等于传播了“先进文化”,获得胜利就可以成为时代价值观的塑造者和传播者。这不失为一种好的发展思路。同样,这种发展也会带来问题。

体育文化、竞技运动项目文化虽然以政策规定,但缺乏配套的细则和相应的评价机制,就不免陷入“政策空转”的尴尬境地。由此带来的是,竞技体育争金夺银的效应一旦发挥到了极致,体育文化会沦为悬疣附赘。久而久之,体育界就形成了体育文化“无用论”、竞技体育“万能论”,导致了中国体育走在一条畸形的道路上。

国家层面的价值导向,影响竞技体育的功能与价值。人的意识自觉性或者功利化的选择,会影响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的形成,决定竞技运动项目的存在样态。乒乓球是美国第六大运动,为什么美国却没有在奥运会上拿过金牌?这就与乒乓球项目的文化指向有关。美国人并不认为乒乓球是一项竞技运动项目。它不过是会议室、酒吧、健身房、更衣室的休闲娱乐运动。更有甚者,乒乓球被标上了“娘炮”“自恋”的标签,缺乏竞技趣味。与之类似的还有排球。在美国,校园排球开展较为普及,但排球仍被认为女性运动项目。在中国,乒乓球和排球是最受国人欢迎的两个项目。除了两个运动项目能够争金夺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更重要的是它们都蕴含着国人的信念追求,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乒乓外交让小球转动大球,赋予了深刻的政治意义;中国女排五连冠,长期不衰,成为振兴中华、鼓舞国人士气的精神支柱。人的思维认知差异决定了同一种运动项目会被赋予不同的文化意蕴,会导致不同国家民众对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理解存在偏差,最终影响竞技运动项目的国际性推广与发展。

由表及里,这就会衍生出什么样的国家适合玩什么样的运动项目、什么样的游戏蕴含了什么样的文化等问题,进而影响到人的日常生活和思维习惯。由此我们就能理解橄榄球、冰球为什么能在美国扎根,板球会成为印度的“民族符号”,羽毛球会风靡东南亚,欧美足球一直称霸至今。同样我们也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打桥牌,创造、衍生出了五花八门的纸牌玩法。在这种纸牌游戏中,尽管玩法多样,中国各地的扑克玩法(麻将也类似)也只能是游戏。不同地域有不同的玩法,没有通行规则,创设性地增加了各种规则,层层设限,很难成为一项竞技运动项目。透过这些规则,我们看到的是诸多“特权”、繁杂的“程序”和残酷的“争斗”乐趣,这或许是中国纸牌文化的精髓。

《小议竞技运动的文化品质》(卢元镇,2018)一文指出:“竞技运动背后总是在表达着某种社会文化意义的追求,任何一项体育活动之所以能够持久地在人类社会存在,总有它一定的文化符号价值,这些价值是逐渐形成特定参与人群的基础。比如赛艇运动,表达的是竞争、协作与领导三个基本概念。因此这个运动项目就被培养社会精英、高级管理者的教育单位认可。高尔夫球运动要表达的是目标、效率与儒雅,于是高尔夫球场就成了社会与企业高级领导人展示其才能的特殊社交场合。射箭表达的则是达远、精准与力道。于是,射箭就很容易为追求上进的人群所热衷。马拉松的背后体现的是忍耐、征服与期待,于是,马拉松就成为热血青年的标志。桥牌和围棋的文化符号意义是谋略,前者有搭桥合作谋略的意味,后者则是孤独者的精算。社会的上层人士则热衷于这类棋牌活动,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作决策行为的心理调度,需要这方面的训练。而麻将的文化品质是‘应变’,对于沉闷少变的中国传统文化,它满足了人们力求多变的心理,在一些国家则把麻将作为培养管理者应变能力的教具。至于田径的毅力与坚韧,网球的创新与激情,橄榄球的狂野与冲击,足球的团队与明星,篮球对最大实效对抗的追求,击剑对骑士精神的张扬,这些对培养人的自信、协作、忠诚度和领导力起到重要作用。于是都成为我们在这些项目上有意无意的文化追求,运动员也正是在这些项目的活动中得到了潜移默化的文化教益。”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体操人的精准计较,排球人的斤斤计较等。社会中人们长期乐于从事某项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必定代表着一定的习惯、情趣选择,也往往会影响民族心理、社会心态,与社会价值的取向也多少会有所关联。所以,早些年有这个说法:“美国人喜好和擅长桥牌,是公平竞争意识和团结协作观点的体现;日本和韩国人乐于和擅长围棋,是集体意识和牺牲精神的体现;中国人热衷麻将,是投机意识和拆台思维的体现。这个说法是文化学者的分析,未必能切中游戏和民众心理的肯綮,但相信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3]不过,运动项目特性与人性图谱的描绘,是人性切合了运动项目,还是运动项目的文化塑造了人性,还是两者互为因果、彼此影响,这需要打个问号。再者,不同运动项目表现出的文化特质有差异,也有趋同,如“毅力”“牺牲”“团队”是多数运动项目共有的,只是项目体现的程度不同。

这样研究讨论竞技文化,势必会百人百面,千人千相。不过,这种解读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即文化是可以控制和赋予的,任何国家、集团或者个人,都可以在运动项目文化生成过程中赋予意义。按照格尔茨的观点,“人明显地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极度依赖于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文化的‘控制机制’是以这样的前提开始的:人的思想基本上既是社会的又是公共的——它的自然栖息地是庭院、市场和城镇广场。思想不是由头脑中发生的事构成的(虽然发生的事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对产生思想是必要的),而是由在被 G. H. 米德和其他人称之为有意义的象征性符号之中进行交流构成的,这些符号——绝大多数是词汇,但也包括姿态、图形、音乐……它们与纯粹的现实脱离,并用来将意义赋予经验。”^[4]运动项目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质和生成的意义符号,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倾向和群体的趋向,都能被赋予内化为一种具有可解读、可体验的意义结构,虽难以摆脱一个时代的文化束缚与控制,但仍具有超越政治范畴的社会性意义。

3 “分类”与“使命”: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的建设指向

运动项目文化的提出,实际上是对竞技运动文化的具体推进,竞技运动放在文化里面是最贴

切的。竞技运动是体育中最核心的,应该具有文化意义上的表达。竞技运动讲文化,实际上是讲体育文化的核心。目前,国内通用的分类是田麦久的项群理论,按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动作结构、运动成绩的评定方法,对竞技运动项目进行分类。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的建设,是不是按照此种方式来研究不同运动项群的文化呢?卢元镇认为:“竞技运动项目文化是对竞技运动的一种分类,是文化意义上对竞技运动的重新分类。这就是文化特质决定项目设项、分项和适合人群,要区别于项群理论的分类。”卢元镇提出的建议极具价值与意义,可以为运动项目分类提供另一个视角,即从文化意义上对运动项目归类。但是,这种分类归纳起来有较大难度。

从运动参与的人群来看,运动员、教练员、管理者、观赏者到一般群众参与者,各自对运动项目文化的认知和需求都不一样,势必存在观念上的差异;从最简单的分来来看,个人项目与集体项目,对抗性项目与非身体对抗性项目,是否存在国家、地区与人种上的差异。例如,中国人擅长隔网类的项目,欧美人擅长身体对抗性的项目。这是倾向性的总结,多是生理遗传性的分析。类似乔·恩蒂尼庭写的“为什么黑人运动员统治体育赛场”。黑人在速度和耐力方面,运动生理指标都占居了优势,长跑短跑均表现出色。在以往技巧类的项目中,黑人是难出体操冠军的,如今拜尔斯、道格拉斯、拉杜特、惠滕博格正在改写体操版图。法国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夺冠,半数球员是黑人,被称为非洲队,颠覆了黑人踢不好足球的观念。这到底是人种论的胜利,还是文化论的反驳,是需要讨论的。

文化意义上的选择与运动项目的竞技取胜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呢?从竞技的角度来看,制约取胜的决定因素是“技术”,而非影响运动项目发展的文化因素。从竞技运动项目参与的角度来看,人的接受心理和对运动项目文化的认知,会决定运动项目的选择。这就为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建设提供了三个指向:

第一,运动的目的是追求健康。很多人认为运动能够促进健康,类似于“运动是良医或者良药”,国家政策性倡导从“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促进重点人群体育活动,积极发展健身休闲运动产业。在中国台湾亦是如此:“运动与健康的发展在台湾紧密交缠,有别于欧洲将运动即生活落实于环境设计与日常之方式,以运动作为媒介、健康作为目的则是台湾各级单位较常倡导之理念。”^[5]运动促进健康的观念,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尽管很多学者反对,认为运动也会损害健康。的确,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合理的运动是能够促进人的健康、有益于人的身心发展的。但“健康和身体间的关系时常受到社会结构与政策之影响,而将人们导向不同的生活型态、运动模式与医疗习惯,各种身体观的差异显示了健康与疾病并非一绝对的线性或因果关系,而是文化、权力与信念交汇后的结果。”^[5]

第二,运动的目的是追求身心愉悦。运动更多追求的是精神性上的满足。很多人不惜伤病,依然会坚持运动,患上了运动上瘾症。竞技运动的先天特性就是竞争获胜。为了获得冠军,运动员可以牺牲身体,把运动变成一种“责任”,每日在痛苦中煎熬,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所在。与之不同的另一个方向,是竞技运动给予人的快乐与满足,这才是竞技运动文化传承的本源动力。人在运动中理解、表达项目给予人的欢愉与失落,赋予其独特的意义,就形成了不同的运动项目文化。正如赫伊津哈的发问:“游戏愉悦的实际是什么?为什么婴儿的笑声会显得愉快?为什么赌徒在狂热中难以自己?为什么大量观众会由一场足球赛激动得发狂……而在这种激动、这种专注,这种生气勃勃的力量中,存在的正是本质,游戏的原初品质。”^[6]由此可见,竞技运动作为人生命存在的重要形式,具有直接体验性。只有非功利地回到竞技运动项目本身,来思考竞技运动的功能,才能更好地体味运动的意味。因此,运动项目文化的传承,首先是要让成为运动中的游戏者,体验到游戏的内在乐趣。

第三,运动是为了职业生存。这里涉及的是为国争光的专业体育和市场化运作的职业体育的问题。竞技运动本身是出自人的本能好胜心,先天的特性就是以输赢论英雄,即重视获取胜

利。其特性与市场经济的追逐利润本性相契合,是赤裸裸的残酷的竞争机制。竞技运动竞争的特质,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最为需要的精神因子,且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潮流。在西方体育发达的国家,职业与业余是相对应的两个概念。在中国,职业与专业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当下,中国竞技体育最大的问题就是专业与职业体育的矛盾,两者不能同构、同化,甚至存在冲突,为奥运备战缩短、取消职业联赛。国外,职业体育联赛是运动竞技水平最高的赛事,职业化就代表着专业化,两者是同构性的存在。从世界体育发展的趋向来看,职业体育才是当今体育发展的主流。

运动的三种指向,代表着三种思潮,指向了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三种不同使命。运动与健康的联结,意在促进民众建立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强调的是大众对运动生活方式的理解与选择。中国人参与体育活动,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出于长寿和安全的动机,“走”便是中国人运动方式的常态;运动与生活的结合,强调的是人运动化生活,将运动视为非功利化审美的崇高象征。这种方式会催生运动家庭,几代人都会喜爱运动,形成运动项目文化的代际传承,是运动的践行者和文化的传播者;运动与生存相联系,强调的是市场化的竞技运动表演,形成了看台文化,是运动项目文化的缔造者和引领者,是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催化剂。

4 “联动”与“合力”: 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的建设理路

那么,如何推进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建设呢? 任海认为:“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建设,一定要搞清楚谁来建、为什么建、建什么、如何建、谁来评。其中,建什么和如何建就更为重要。了解这个的前提是定义好竞技运动项目文化,要整合好中外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的学术资源,抓住其核心如中华体育精神,处理好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笔者认为,中国竞技运动文化建设的主体至关重要,这符合国情和传统。没有确定建设的主体,形成部门联动和合力,竞技运动文化建设就如无根之萍,很快就会流于形式。作为常识,竞技运动文化的建设不应该是体育一家之事,理应是全社会的事情。有悖于常识,中国竞技运动文化的发展,主要是由体育部门来主导。而现实是体育部门在行政系统中所动用的力量有限,辐射力不足,所以才有了奥运争光与全民健身哪个更应优先发展的争论。

过去,中国体育界几乎将全部资源和能量投入到了竞技体育上。全民健身作为一种理念,投入的资金、精力有限。国家如果将资源倾向全民健身,势必影响到竞技体育的发展。在这种理念的倡导下,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的建设主要是集中在优势项目上,国家倡导的是精英体育。“使人们误以为竞技运动就是精英运动,从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体育形态。这不仅导致对竞技运动的误解,抑制了竞技运动功能的发挥,也给精英运动的发展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这种概念的错误对我国体育实践造成一系列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如使竞技运动失去进入学校教育的依据,使我国青少年体育失去固有的个性,使我国精英运动失去基础以及使我国体育组织难以整合。”^[7]

现在,人的观念进步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民健康成为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与之相适应的,全民健身上升成为国家战略,地位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强调全民健身,影响到了竞技体育的发展了吗? 很显然,全民健身开展得红红火火,奥运备战也进行得热火朝天,并没有形成相互干扰的态势。归根到底,是人的思想变了,追求美好生活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强身健体是生活的重心。人的心态更加开放和包容,对体育的认知更为明确。那种仅仅将体育矮化为“争金夺银”的思想,一去不复返了。体育能让人健康,体育代表着休闲与娱乐。与之转变的是,运动项目文化的认知基础发生了变化。

现今,体育发展存在“观念认知”的差异和“系统整合”的不足。也就是说,体育建设应该让体育、教育、社会、企业、媒体等各界联动起来,不是某个部门或者机构来单独倡导,缺乏凝聚共识的过程。目前,体育的发展还缺乏明确的、超越各部门的国家政策出台。全民健身、大众体育主要靠文教卫生体育部门齐抓共管,学校体育主要靠教育部来主导,竞技体育是国家体育总局存在的

依托。这种分割式样的管理难以形成“合力”达成共识。体育文化的建设受到了重视,在各种政策文件和发展规划中都有要求,但是落实到执行层面,细化为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建设,仅仅是宣传司倡导,各部门执行。从战略到规划、再到通知,本应该是全社会倡导的运动项目文化建设,最后成为某部门倡导的事情,其落实和重视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依据上文分析的三种指向,结合全社会各部门,把体育乃至运动项目文化的建设整合起来,形成国家共识,将运动项目文化的推广与身体运动、生活方式、教育价值、精神建设、文化产业密切联合起来,将竞技运动项目文化与整个社会文化的追求密切结合起来^[8-15]。现在社会缺乏的是什么呢?是尚武精神。多数人都是太过懦弱、不能吃苦,阴柔之气太盛,出现了“女人喝酒抽烟打架、男人化妆”的倒置现象。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需要对文化有敬畏之心,尤其是主管部门更应如此,对竞技运动文化中的“争斗”基因,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待。主管部门应该疏导为主,不能禁止或者限制。针对传统的民族运动项目文化,更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以文化自信的名义,复活“僵尸”文化,把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隔离的文化再次创造出来,制造伪文化、假文化。

发展运动项目产业也是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重要思路。按照大逻辑,先有文化后有产业,先有生活再有生意(即易剑东倡导的“生存—生活—生产—生意”)。鲍明晓认为体育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就缺乏了运动项目文化的植根和运动项目的文化体系建设,最后导致体育产业发展的支离破碎。我们不能过于强调行政的力量。为了捞取政绩,部门与部门之间各不相让,矛盾重重,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难以联动,让一个足球变成了五个足球。我们也不能过分强调钱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有钱能解决一切,人为地逆流地改变运动项目发展规律,有意识地地区分竞技运动为国家与社会组织服务的对等性。这样带来的恶果是竞技运动项目发展的异化。足球成了烧钱的游戏,高尔夫成为圈地的象征,电子竞技变成了促进人身心健康的运动方式。久而久之,就会对青少年参与运动项目产生不好的导向,影响竞技运动项目的良性发展。

5 小结

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的建设,与生活密切相关,受政治、经济、教育等多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把美国的体育称之为商业体育,把中国的体育称之为政治体育。这种叫法暗含的是国家与社会对运动项目文化的塑造。当运动项目文化中商业文化占统摄性,产生的就是职业的带有商业意味的体育;当运动项目文化中政治文化占统摄性,产生的就是专业的带有行政色彩的体育。纵观中国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的建设,传统的精神文化意蕴已经深深烙在了竞技运动文化发展的脉络之中。我们需要在现有的条件下,创造出中国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的独立发展之路。社会呼唤的竞技运动项目文化,既有战场争斗的使命,又有生活休闲的功能,还要体验到其非功利性的、自愿自主的游戏本性。文化无用亦有用,有之以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相信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竞技项目文化的建设必将迎来一场新的革命。人们会日渐意识、体验到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的重要性,形成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国家共识”。国家与人意识的合力,恰恰是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发力点和落脚点。需要强调的是,对文化的研究就是对人性的考量;不管采用哪种方式来推广,政策制定者都应该遵从竞技运动项目本身的发展规律,看其文化特质与人的需要能否结合起来,看其运动项目特色是否符合本民族的人群特性。

参考文献:

- [1] 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72.
- [2] 辛继湘.体验教学研究[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3:41.
- [3] 易剑东.友善的较量——具体而微[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372.
- [4]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49-50.
- [5] 孙佳婷.“健康”作为核心的互涉性研究——以医学、公共卫生、体育与运动领域为对象[J].运动文化研究,

2018(33):10-11.

- [6]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 游戏的人[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3.
- [7] 任海.“竞技运动”还是“精英运动”?——对我国“竞技运动”概念的质疑[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6):1.
- [8] 纪成龙. 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用于体育健身消费的理由和策略[J]. 体育科学,2017,37(9):40-47+97.
- [9] 王永顺,耿帆. 职业体育的再认识[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49(12):24-30.
- [10] 孙科.“足球的发现”与中国足球振兴——《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足球的发现:历史—文化—地理”纵横谈[J]. 体育与科学,2018,39(4):1-7+14.
- [11] 张震. 休闲体育对城市空间异化的内在超越——基于列斐伏尔空间哲学的探赜[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8,44(5):54-59.
- [12] 孙科. 心态·体制·形式——中国校园足球改革障碍及其突破策略访谈录[J]. 体育学研究,2018,1(1):83-94.
- [13] 杨国庆,彭国强. 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的战略使命与创新路径研究[J]. 体育科学,2018,38(9):3-14+46.
- [14] 陈辉,田庆.“体育强国梦”思想下运动项目文化建设路径研究[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8,1(6):40-44.
- [15] 崔乐泉,孙喜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解读[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1):126-132.

Generate and Guide: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lite Sport Game Culture

SUN Ke¹, YANG Guo-qing²

(1. Faculty of A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010, China;

2. Sports and Health Engineer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Nanjing Sports Institute, Nanjing 210014, China)

Abstract: Elite sport culture is the core of sports culture construction, the key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and mass sports, and the driving force and engine of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it is related to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spor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and has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For many years, the history of sports culture has been regarded as a useless learning by the sports world. For a long time, it has fallen into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of we claim that sports culture is our priority, but when it comes to action, it becomes less important. Especially when we have a busy schedule, it becomes dispensabl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sports soul and “life organism” of sports, the lack of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sports planning and sports culture construction. To this end, study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lite sport culture, exploring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elite sport culture, revealing different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sports cultur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defining the subject of elite sport culture construction, putting forward the path of construction of elite sport culture have becom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culture.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 elite sport culture; competitive sports; game; cultural accumulation; culture genera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national system